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四

明章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雜著

易論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
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
獸夷狄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
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
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

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
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
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
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
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
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
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
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
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

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

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
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
是牯金梔是繫惡羸豕之躑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
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剝
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
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
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
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
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

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

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

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
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
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
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
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
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
則燕噲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
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
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

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
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
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
歷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
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
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
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
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
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

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鐃炳燿

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
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
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
噫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
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
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兔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
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
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
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

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
爲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
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
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
咏歌之哉又况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
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
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
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
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

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眾流
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
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
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
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
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
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
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
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
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
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衰於一字之褒凜鈇
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
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
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
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

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
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
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
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
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
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
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

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